

# 烟火人间遇春风

——关于话剧《春暖人间》的创作谈

■林蔚然 龚丽莉

##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四川广安是邓小平同志的家乡。虽然少小离家，但小平同志对家乡人民的影响却是持久深远的。广安不仅完好保存着小平同志故居，广安人民也在情感上与小平同志有着不同寻常的连接。写一个发生在广安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创作一部讴歌改革开放、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舞台艺术作品，是话剧《春暖人间》的创作初衷。

由中共广安市委宣传部出品、成都艺术剧院创演的原创话剧《春暖人间》，以生活在广安邓家老院子的几个普通家庭和典型人物命运变迁为主线，生动再现时代变革中恢复高考、包产到户、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培育和壮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重大事件给普通百姓生活带来的巨变。

居住在邓家老院子的几个家庭，是普通百姓的代表。话剧《春暖人间》截取他们人生中重要的节点，把他们的故事串联起来，通过对普通人生活的艺术呈现，以此反映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在创作中，我们旨在通过这部作品使对改革开放历程怀有深厚情感的中国人，再次感受到情感的触动、激活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记忆。

创作初期，我们曾多次前往广安小平故里采风。当我们走在小平同志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与当地群众深入交流时，真切地体会到“小平老乡”不是一个空泛的称谓，而是根植在几代广安人心中的身份认同。有一个生动的表现就是，走出家乡的广安人在自我介绍时会说：“你好，我是四川广安人，邓小平的老乡。”

改革开放历程是波澜壮阔的，也是生动鲜活的。对于经历改革开放之初的人们而言，至今保留着“涅槃”般的记忆。采风过程中，很多人给我们讲述了他们的经历，有平淡的生活，也有时代的传奇，件件桩桩、点点滴滴，让我们心中的故事日渐清晰起来。很快，我们达成了创作的共识：要写“大时代的普通人”，从那些真实生动的故事中找到时代的切片，用细腻的舞台艺术语言展现普通人的生活，进而折射出时代的图景。

话剧《春暖人间》选取了小平同志的故居“邓家老院子”这一特定环境，既能够与小平同志、改革开放之初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又能与当时涉及普通百姓生活的多个领域联系起来。全剧除了序幕和尾



话剧《春暖人间》海报

成都艺术剧院供图

声之外共有4场戏，分别呈现了不同年份的重要历史事件：第一场，1977年，恢复高考；第二场，1978年，包产到户政策试点；第三场，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活动，北大学子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第四场，1997年，香港回归。

叙事在不同的年代语境与故事、人物当中展开。但作品不聚焦于某个贯穿的矛盾冲突，不纠结于矛盾起承转合的传统模式，更不依赖于制造悬念，而是紧紧抓住不同年代里人的情感、命运、成长，让鲜明的时代气息和人物状态相结合，达到真实可信的艺术效果。作品中，一件件见证岁月变迁的老物件，一首首充满年代感的歌曲，一段段珍贵的历史事件影像等，从不同角度再现了时代的样貌和氛围。

故事从1977年10月的一天讲起。在农村的知青安然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命运由此改变。她的改变也影响着春风村几位年轻人走上了各自灿烂的人生道

路。他们当中，有重新站上舞台的文艺工作者；有市场经济中的弄潮儿；有寻觅半生最终找到人生方向的追梦人……

《春暖人间》是一部群像戏。作品通过刻画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努力激活观众的改革开放进程记忆，让观众在剧中找到自己以及父辈曾经走过的年代，引发情感共鸣。舞台上，从1977年到2024年，普通人的命运变化、成长与蜕变得到充分展现，让有着相同或相似经历的观点得以共情。

《春暖人间》是我们用情用心书写的一部纪念小平同志的话剧作品。虽然舞台上没有直接呈现小平同志的人物形象，可他又在这部戏里无处不在。作品中，时代变迁的宏大主题，始终是从普通百姓的群像中体现出来的。舞台浓缩着时代变迁，也讲述着普通百姓的烟火人间故事。话剧《春暖人间》以充满烟火气、人情味的普通人物故事，将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发生的巨变娓娓道来。

# 英雄的两个“战场”

■王家勇

厚家国情怀。正是有了这些默默奉献的英雄，中华民族才得以从艰难困苦走向繁荣发展。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作品着重凸显了孙景坤身上的英雄色彩。作品让读者看到解放四平、转战辽西、解放海南岛等战役中的英勇战士，看到跟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强渡清川江、激战龙水洞的副排长，也让读者看到修路造田、带领村民度过饥荒、脱贫致富的生产队长……作品对孙景坤的成长以及在不同时期所彰显出的英雄形象，进行了立体呈现。

此外，作品还为读者揭示了孙景坤形象的“另一面”：新婚中与妻子分别时，内心的柔软和不舍；脱下军装转换身份时，内心的复杂和纠结；面对孩子们，作为父亲的深深“愧疚”。在家人面前，孙景坤不再是那个冲锋陷阵、战功赫赫、吃苦耐劳的军人和村干部，而是一位平凡的丈夫、普通的父亲。作品在人物形象的描绘中，让英雄“返璞归真”，为英雄形象赋予“血肉”，由此也拉近了英雄与读者的距离。

作品中，孙景坤的一生都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落户山城村后曾参加过两次“土改”，深刻感受到了土地对农民生存的重要性。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放弃城市生活的机会，毅然重返家乡务农，带领村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成立致富小组、修堤坝、造良田、栽草莓、种树林、度饥荒……甚至还把自己的土地分给外来的贫困户。作品深情书写了孙景坤对土地的感情。正是因为对土地的热爱，才让孙景坤的一生与乡土、农村有了难解之缘。在孙景坤躬耕的土地上，有他

在战火时代洒下的血和泪，也有他在和平年代播下的汗水和希望。作品里还有作家对土地情结的自我投射。作家曾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亲身投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中。这使得作家与这位“时代楷模”产生了深刻的共情，让作品更加饱含真情实感。

写好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不仅需要细密书写人物的经历与事迹，还要把人物活动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中，将个人命运与时代相结合。《静静的鸭绿江》书写的时间跨度是从革命战争年代写到新时代，展现孙景坤在战场和家乡两个“战场”的光辉事迹。主人公孙景坤的个人经历与国家发展历程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使得作品更具历史感和时代感。鸭绿江水奔腾不息，历史和时代都将铭记那些为国家民族无私奉献的人们。



文艺评论

长征 第6218期

## 诗歌风景线

# 军旅荣光与时间质感

■贾永

“沙场秋点兵/阳光和金属的质感/让一场未来战争/真实逼近/那一刻，我忽然愧为书生/忽然渴望哪怕变成一颗击发的子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是军旅诗人程文胜新作《金铜花瓣》(金盾出版社)开篇《谋兵未来战场》中的文字，诗句如刀剑，铁鼓声犹振。

奋楫扬帆，厉兵秣马，人民军队变革重塑、焕新新生的时代洪流，唤起了诗人潮水般奔涌的激情。他写训练场上的刀光剑影：“刺刀见红/红是战旗的颜色/炉火的颜色/当那一天来临/枪刺上的每一点红/都将闪耀荣誉的亮光”(《刺杀练习》)；他写阅兵场上的铁甲出击：“履带/履带/战车伪装闪烁草木光辉/宛如一只威武的孔雀/骤然开屏/炮弹呼啸而出/彩色的尾焰/如同一根根炫彩的翠翎”(《孔雀开屏》)；他为这支军队永远不变的颜色抒发心中的感慨：“一脉红色基因/沿着新时代的根系新生/红色，初心的血脉/融入军服的纤维/奔流于我的血脉/比炉火更纯粹/比青山更沉稳。”(《名字》)即便是一个狙击手的一静一动，也让诗人生出富于哲理的思考：“一旦隐蔽/便如子弹压进枪膛/黑洞洞深不可测/一生的能量皆被压缩被禁锢/蓄势待发/深藏不露……”如临其境的描写，甚至让人忘记了这是在读诗，而是在观看一部军事题材的纪录片。这是军旅人生的积淀，也是脚踏大地的馈赠。

诗集中，铁马冰河、战鼓雷鸣的作品占据了相当比重，“如果老得提不动刀枪/躯体本能渴望阳光草地依偎/不，不要满足我让人瞻仰的虚荣/请让我还原为一个新兵/再次投入熔炉……”(《重回阵列》)百战老兵精神不倒的形象跃然纸上。“这

股气，沾拂羽林郎的袖箭/汗血马飞蹄的雁羽/横槊赋诗三千里，怒发冲冠九万重/这股气，是五千年民族血性/数代名将帅风骨/千万烈士品性/是烽火台上顶天立地的旗幡……”热血将士傲然挺立的雄姿犹在眼前。此外，作者作为一名思战谋战的新时代革命军人，职业属性决定了他的胸怀和视野更加辽远，他憧憬“穿过太阳花从低垂的密林/踏浪南中国海的浩瀚烟波/飞跃中国的世界和世界的中国”；他想“缝制一个包裹/填充六韬、三略、尉缭子/塞进战争论、暴力论、长征记/系上雪山草地飘扬的鲜红丝带/当然还有新时代的思想引信/当信息化的能量蓄势待发/我毅然点燃、引爆/让和平积攒的残渣碎片/在寥廓的星空/纷纷扬扬”。在这里，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作者对于谋兵制胜的诗意表达，更有一位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独特视角和深沉思考。“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从《金铜花瓣》中，我们读到了寥廓长天的意境，这也再次说明了一个道理，登高望远，拥有大视野才有高境界。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强烈的英雄情结，让作者一旦触碰到勇士和英雄题材，笔端便变得孔武有力。“不，我绝不后退/即使躯体不能再迎刃挺进/残存的骨架也要吃劲/抗击，一分一秒/冲锋，一分一秒”(《选择坚强》)；“以逝去生命的名义/我持枪——让和平阳光在枪刺上闪耀/我执笔——让思想锋芒在笔端上激荡/我知道，追寻英雄的足迹/也许不能成为英雄/但景仰人民英雄/我肯定能成为一名好兵”(《景仰英雄》)。在《一个功臣的词汇》中，他一连选取了这样几个关键词：受领任务说“是！”孤

军奋战说“拼了！”英勇负伤说“赚了！”遇到委屈说“算了”，被人同情说“惯了”，日子好了说“美了”，国家兴盛说“顺了”。你也许认为这样的遣词不够高雅和时尚，但这就是生活的原生态。诗与烟火气，并不矛盾。

军人也有乡情乡愁。远离家乡和亲人，戍守苍凉的边关，作伴孤寂的海岛，这种乡情乡愁会更加浓烈。“面对这百姓美味/故乡和异乡/立刻缠绕在一起/真想把筷子敲出金戈铁马的节奏/扯起嗓子吼上一曲/让一只幸福的海碗/翻腾出九曲黄河的滚滚涛声”(《兰州拉面》)；“即使是这农家灶台的样子/也会让城里的我们默念乡村/默想清晨或黄昏的炊烟升起/默想溪边赤脚蹦到鱼虾的喜悦/默想那一年，你坐在灶台边/轻轻撕断一枝桔梗/温暖的灶火映红你的脸/墙壁上跳动着你出神的身影”(《我们围坐在灶台边》)……这是很多军人熟悉的岁月，也是生命情感的自由抒发和真实写照，读来很容易产生共鸣。

记得一篇怀念八十年代的文章中写道：“诗歌如烈酒，灌醉了整个八十年代。”我当时在边防前线服役，战友们在战斗之余，依然读《诗刊》《小说月报》，读舒婷、北岛。今天，诗歌仿佛没有当年那么“时髦”了。但是，不论社会生活的面貌如何变化，我们都需要有那么一批人坚守心中的文学圣地，持之以恒地为时代抒怀、为精神咏唱。他们的作品，让我们从审美中感受到时代景观与精神气象。从这个意义上说，“金铜花瓣”是一个很贴切的文学意象。它带着金灿灿的军旅荣光和沉甸甸的时间质感，承载着作品的文学价值和诗人的创作情怀。

# 共鸣：诗歌的生命力之源

■王久辛

情感的发展，都呈现出极致状态。有观点认为，诗歌是比其他文学形式更高级的文体。我认为，这是很有道理的，诚如诗人普希金所说：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

诗歌是直抵人心的艺术，追求的是精神情感的触动。如果“诗”与人心无关，那么这种“诗”不能算作真正的诗。笔者认为，近年有些诗人真正在回避一个久违的诗歌标准：共鸣。无法与读者产生共鸣的诗歌，难以称之为好的诗歌。有些诗歌只能与少量读者引发情感共振、共鸣，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也只能被很少一部分人感知。笔者认为，这些作品也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为追求诗歌表现力而进行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试验性。当探索和试验成果被运用于创作实践并引发读者的情感共振、共鸣，其价值和意义也就得以显现。但毫无疑问的是，好的诗歌一定是超越时空、能够引发多数人情感共鸣的作品。共鸣，是诗歌的生命力之源。

那么，怎样才能让自己的作品与读者产生共鸣呢？

诗歌创作一直都是寂寞的事业，而写出经典之作，是诗人永恒的追求。事实上，古今中外的经典佳作，大多是诗人在深厚的生活、情感与思想沉淀之后，而创作出来的。

文学创作没有任何捷径，只有一条孤独的路。创作者需要明白：写作始终是一个人的战斗，无法由他人代劳。个人创作较之科学研究，更多的是对个人意志与精神的挑战；幻想着灵感突然降临，写出一部经典，是不切实际的。当一个人明白了这一道理，依然坚定选择文学，则表明他是有毅力、有抱负、有文学追求的人。

在文学上取得成就，需要对生活怀有深沉的情感，在创作中锱而不舍。一个作家所拥有的，不过是自己的双手和大脑，以及经历与阅读带来的体验和引发的想象。一个作家能够把握的，只有个人的奋斗时间：要么辛勤耕耘，在时间里留下饱满的文字；要么，让时间溜走，一无所获。

作家不能复制，诗人更无法复制。他们是驾驭文字的英雄，凭着一己之力和坚定信念，在文学的疆域纵马驰骋；他们认同、选择文学，并将其当作光荣的事业孜孜以求。一个聚力凝神于文学的人，当他的经历和想象被写成作品、获得认同，并引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产生精神启迪……笔者认为，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基本合格的作家了。创作是艰辛的，作家应当坚信自己可以“做大做强”，像榕树一样在时光中“独木成林”，生长成一道属于自己的文学风景。



强渡大渡河(中国画)

傅抱石作